

探寻思想轨迹

中医学史的文化哲学研究

车 离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56号

探 寻 思 想 轨 迹
中医学史的文化哲学研究
车 离 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39号 邮码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 经 销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9.25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227 000 册数：1—3 000

ISBN 7-300-01217-5
B·147 定价：4.70元

前　　言

黑龙江中医药学院中医学史教研室，目前是国内高校中唯一以“医学与哲学”作为基本研究方向的学术单位，其宗旨在于挖掘中医理论的深层结构，整个80年代有计划地完成了第一期系列研究任务，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本书文论，即依此作为一家之言，表述如下基本观点：

两千年来以《内经》为主旨（或基调）的中医学理论研究、疏注、阐释、专著以及经验总结等，汗牛充栋。虽然中医学体系在后世与初始已有重要变化，但以《黄帝内经》为经典的基础理论，并未从根本上更新，因而尚未完全超越古代水平，并仍带有自然哲学痕迹。

自六朝以下，迄晚清以前，“医者意也”，“方者仿也”，已成公论。前者是把医疗活动看作智慧的思维功夫，后者是把类比推理看作处方用药的基本逻辑。我国医学与哲学在古代是天然地统一在一起的，因此，离开古代的哲学和文化分析，就难以理解中医学的理论规律。

历史上，古代哲学一直是中医学的方法论和思想基础。具体说，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哲学、秦汉时期的道家哲学、汉武以后的儒家哲学（包括易学、经学）、魏晋玄学和佛学、两宋开始的理学哲学、明清时期的心学、汉学（即朴学）等等，差不多都在各该时代直接制约着医学理论与实践。同时，后者也丰富了前者。

可见，中医学的发展，始终反映了古代哲学的轨迹。但是，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是朴素的直观的，这在世界各民族中大约是属共性的，因而每种这样的哲学都说出了许多被尔后证实了的天才见解，同时却也有不少荒唐的臆测和谬说。这反映到中医学术上就是有许多合理的科学性内容和非科学的臆断性局限。因此，对中医学的科学性和局限性作历史的分析，应该说是有益的。另方面，与古代世界其它民族文化不同，中国文化崇尚人伦，因而有别于希腊的自然哲学和印度的宗教哲学。中国的伦理哲学达到很高水平，正是高度发展的伦理哲学带来了中医学的伦理色彩，这可能是传统中医学不能顺利现代化的文化根源。

我们经过研究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中医学术的发展和任何科学的发展过程一样，其学理与哲理的外在表现总是成反比的。医理与哲理相离得越远，它达到的水平越高；而医理文词中越是沒有哲理，则越寓有更加深刻的哲理，就如同现代自然科学沒有古代自然哲学的任何痕迹，却更加寓有深刻的辩证哲学一样。

由于本书诸文撰著时间跨度较大，加之若干论点当属管见，因而总体上虽有大同，但各论中不无小异。即使同一作者，在一整个年代的研究中也并非一无变化，这也正是此文集各部分均按时序编目的理由。

謹以我们这些文化哲学中医史论的浅见，求教于同仁和读者。

在编辑出版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责任编辑左升平的友好合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车 离

1991年4月10日

目 录

前言	车 离 (I)
* * *	
略论《内经》的哲学基础	车 离 (1)
《黄帝内经》和中医学中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 规律	车 离 (14)
再谈《黄帝内经》与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车 离 (25)
天人关系论与《黄帝内经》	车 离 (40)
论中国古代生殖文化与传统生命哲学	袁 钟 (51)
论中国古代生殖文化与中医阴阳学说	袁 钟 (63)
* * *	
传统文化、科学技术与中医学	车 离等 (78)
中医学科学性与民族性散论	常存库 (84)
中医体系早期方向的选择	常存库 (92)
选择的压力	常存库 (99)
中医体系为什么不接受他们的成就	常存库 (104)
中医和西医：两种不同的进化系	常存库 (109)
中西医解剖思想中的价值观比较	常存库 (116)
文化屏障	常存库 (124)
超常稳定	程 伟 (131)
经验·理论·中医学的科学性	程 伟 (137)

- “中体西用”与中西医汇通思潮 姜明煤(145)
医经注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图 娅(151)

* * *

- 论道家思想与中医学 程宝书(174)
“道器观”、“意象论”与中医学理论的超形
态特质 图 娅(187)
儒家思想与中医理论特质 吴 童(213)
魏晋玄学与中医学 李志刚(222)

* * *

- 探索古人认识经络的初始踪迹 袁 钟(231)
天人关系论与中医整骨技术 常存库(240)
中医养生学与古代哲学 程 伟等(269)

略论《内经》的哲学基础

——阴阳五行学说的合理内容及局限

车 离

一、问题的提出

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要从贯穿它的理、法、方、药各个方面的阴阳五行学说入手，因为它是中医学的理论思维方法和哲学基础。任何具体科学的大厦都是建立在某种哲学基础之上的，古今中外，此为通律。比方欧洲医学，从希波克拉底斯（公元前5—4世纪）到18世纪前，两千余年长期受“灵气”论所支配，其渊源就是从柏拉图到经院哲学唯心论支配的结果。它们把“灵气”、“理念”、“上帝”看作世界本原，影响到医学思想，盖伦学说就主张人体有三种“灵气”：自然灵、生命灵、动物灵，构成生命过程等等。

可见，哲学与理论思维方法是揭开任何医学迷宫的钥匙。深入研究阴阳五行学说的合理内容及局限，是澄清《内经》和中医理论大厦的关键环节。“整理”要从此着手，“提高”也要从此着手，“创造”更需要从此着手。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这就是全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

问题的关键。

二、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与应用

阴阳五行学说大约产生于殷周时代，现存古书（内容真伪尚有争议）中《周易》载有阴阳，《尚书》载有五行，原是两个学说。

阴阳学说：

《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它是人们感性认识的抽象，是对天文、气象、生殖等自然界长期经验的结果。例如：有天就有地、有寒就有热，有昼就有夜，有男就有女等等。自然现象总是双方的，成对的，对偶的出现，并且有次序的周期进行，终于形成规律性的看法，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并用阴阳矛盾解释客观事变。如公元前780年周朝贵族伯阳父就分析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这就逐步形成包罗万象的哲学：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

《尚书》洪范部分所谓九类大法中最早出现五行概念：水、火、木、金、土，并把它们看成是万物变化的本原。为什么是“五”呢？也是长期直观经验合理的抽象。当人们对自然界作总体观察时，首先面对的外部环境就是东、西、南、北、中五个基本方位，不是“四方”，也没有“六方”，这是人们对空间方位经验的结果。其它如：青、红、黄、白、黑是最基本的颜色；酸、苦、甘、辛、咸是最基本的滋味；风、暑、湿、寒、燥是最基本的温湿度；等等。总之，在纷纭复杂的自然现象中，人们对各个领域经常都能作出差不多五种左右的区别，连手指也是“五”，脚趾还是“五”，终于形成规律性的看法，用五行概括一切事物最经常、最广泛的基本属性，并肯定它是天地万物、人

类生活的物质本原。如《国语·郑语》载公元前8世纪周太史史伯论五材：“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并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也讲：“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鲁语》又讲：“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等等。这也就逐渐形成包罗万象的哲学：五行学说。

现在公认，在“神权”时代，能如此用阴阳矛盾解释自然变化，用五行属性概括物质世界，它虽然是朴素的，但确是唯物的。该两学说，到春秋以后，又和稷下唯物派“气”的思想结合起来，如阴阳之气、五行之气等，被看作是构成世界万物的物质元素。总之，这两个学说在战胜神权观念，发展科学认识，瓦解奴隶主意识形态，从而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是起了伟大历史作用的。

但是，该两学说的朴素性质又决定了它们的不彻底性。唯物的“五材”，同时被唯心的说成“先王”的创造；辩证法的“阴阳”矛盾，同时被形而上学的比附人事（从“有地震”推论出“国必亡”）。可见，这种哲学可以被唯物主义发展，也可以被唯心主义篡改，它必将分化，也果然分化了。后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派都对这种独特的哲学范畴作出自己的解释。战国时代，法家、墨家等各家各派都讨论阴阳和五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邹衍一派最后把二者统一在一起，创阴阳五行家，著十万余言。此后一直到清代两千年间，阴阳五行学说始终分两条路线，在激烈斗争中发展着。虽然双方都认为：一统天下归于气，气分阴阳，化为五行，产生万物。但却有个对待哲学基本问题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唯物主义把阴阳五行看作是离开人们意识的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唯心主义则把它们看作“天志”，“天理”的体现，是第二性的。前者如汉代王充用自然元气解释五行，宋代王安石强调阴阳万物“所自生”（《道德经注》五十二章），“阴阳代谢……不召而自来”（《道德经注》七十三章），

等等。后者如汉代董仲舒说：“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天之志”是“任阳而不任阴，好德而不好刑”（《春秋繁露·天道无》），宋明理学派则说明阳就是“太极”，太极又“总天地万物之理”（《朱子语类》卷四十九），“理在事先”，是超物质的。可见历来就有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唯心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对立。它们虽然互相渗透，但在基本路线上总是不可调和的。现在，有一种观点如《新医药学》杂志1975年第10期至1976年第8期所载一系列文章那样，对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情况，未作历史的、两条路线的分析说明，未加区分精华与糟粕，而先把它们分割开来，然后全否一个，断言“五行学说，出于儒家”^①，是“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②，在“封建社会里，阴阳五行学说就成为统治者用以愚弄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唯心主义政治哲学”^③，等等，这是很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

阴阳五行学说又是怎样进入医学的呢？

在古代，哲学是凌驾于一切学科之上而包罗万象的。中国外国尽皆如此。欧洲曾称哲学为“科学的科学”，这是由于古代各门科学尚不发达的结果。那时任何一门学问家同时首先必然是哲学家，各门学问都是从天地大略推论到具体方面。这是因为，哲学既是对自然界的根本看法，又是具体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只是后来在自然科学各部门真正发展起来之后，古代那种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才最后解体了。因此，我国古代医学家同样毫无例外地从形成理论，著成《内经》最初开始，就直接运用当时进步的唯物主义阴阳五行学说，从天地万物论述到生命和疾病，

① 《新医药学》1976年第7期，第44页。

② 《新医药学》1976年第8期，第48页。

③ 《新医药学》1975年第10期，第8—11页。

再论述到医理和药理。恽铁樵说：《内经》一书中，可靠的医学内容只有一部分，而真正实用的又是这部分中的一部分。这正是古代科学著作的普遍特点之一。

再者，恩格斯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因为科学家“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①。《内经》时代唯物主义的逻辑范畴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它进入医学，不但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使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一开始就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这正是它的长处之一。曾经有一种论点，把阴阳五行学说简单说成是“说理工具”甚至是“机动代名词”，这是不恰当的。

三、关于《内经》中阴阳五行学说的评价

第一个问题：

《内经》的阴阳五行学说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其内容也较丰富。

首先，它唯物主义的解释了哲学基本问题。《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里说的“道”和“纲纪”主要含意是规律；而“父母”、“本始”、“府”则明显的意味着本原。这样，把阴阳五行看作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消亡的物质本原，当然是唯物主义。特别是最后一句，说阴阳五行是“神明”之府，不说神明是阴阳五行之府，也不把它们平列起来，这就既不是唯心论，也不是二元论，而是明白无误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论。《素问·五脏别论》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表明它与神学唯心论是不能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

容的。

其次，它猜测到物质运动的无限性。《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意思就是现象无穷尽，一概归阴阳。

后世的唯物主义路线始终坚持这种观点，并发展了对世界无限性的认识。如唐代柳宗元说：“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非国语·三川震》）王安石也说：“五行也者……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洪范传》）这都说到时间、空间的无限性。清代王夫之更说：天地之间，流行不息，生非创有，而死非消灭。并举例说：“车薪之火，一烈而尽，而为焰、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持稀微而人不见尔。”（《张子正蒙注·太和篇》）这更是精采的物质不灭的见解。

再次，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素问·上古天真论》虽有消极夸张的一面，但它从“法则天地”，“逆从阴阳”说到“提挈天地，把握阴阳”，这与同时代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是一致的。后世更有发展，如唐代刘禹锡说，“天之所以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以能者，治万物也”，因而肯定“用天之利，立人之纪”（《天论》）的原则。这种能动性观点，导致《内经》一书提出其它一系列合理见解。如《素问·遗篇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上古天真论》也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等等。正是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能动地防避和战胜疾病，才形成中医学“预防为主”的积极思想，“不治已病治未病”，即此道理。

《内经》这些唯物主义阴阳五行论点以及后世这一哲学的发展，在历代医学沿着唯物主义方向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用。医学家们不断运用这一哲学武器进行了反唯心论的斗争。例如在晋代以后进行了反“玄学”影响下“服石”之风的斗争；在宋金时代进行了反“理学”影响下“运气”教条的斗争；在明清时代进行了反“心学”和倒退思潮影响下尊经法古的斗争；等等，并皆取得重要成果。总之，从《内经》时代开始日益进步的唯物主义阴阳五行学说，在祖国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说它“仅是一个插曲”，是“唯心主义政治哲学”，并“成为医学发展的障碍”，完全不符合实际。

第二个问题：

《内经》重要精华之一是它用阴阳五行学说论述人体矛盾及其变化规律。

首先，《内经》把整个人体脏腑看成一大矛盾，即“藏而不泻”与“泻而不藏”的对立统一。它把医学上生理、病理、诊疗和方药的一切方面都用阴阳五行学说概括起来。如生理上“阳化气，阴成形”；病理上“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诊断上“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治疗上“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等等。还以“相生”、“相克”概括脏腑联系、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以及为立法用药提供逻辑分析。总之，诊病就是分析矛盾，治病就是解决矛盾。《内经》一书这些辩证法内容是很丰富的。如仅《至真要大论》中就提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等等。这一核心思想指导着临证实践，服务于中华民族两千余年，是取得很大成效的。实践经验的程度，是评判真理性的尺度。全盘否定阴阳学说或者五行学说都是不妥当的。

顺便说，西方古代医学是被近代医学取代了，而中国古代医学的许多理、法、方、药可以和现代医学并行不悖，就其理论根

源来说，恰在于祖国医学具有唯物主义基础。当然，唯物主义也要不断发展，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毕竟是朴素的自发的，因而其局限也是需要克服的。

第三个问题：

对待阴阳五行学说，要作全面估价。

概括说：它有合理内容，也有严重局限，还有唯心主义成分。

本文认为其合理内容有四：

(1) 阴阳的普遍存在。《内经》认为阴阳矛盾存在于天地、万物、人体的一切方面和生命的全部过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素问·上古天真论》说，“生之本，本于阴阳”。人的生老病死过程是“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素问·宝命全形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这些，都是接近矛盾普遍性理论的合理观点，它在指导临证时，通过四诊搜集矛盾，运用八纲分析矛盾，再用八法处理矛盾等等，是有科学价值的。

(2) 阴阳的对立统一。祖国医学一向认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长”。《生气通天论》说：“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阳应象大论》也说：“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这是阴阳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统一性。还认为，“阴阳更胜”，“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与阳争”(《素问·疟论》)，“阴阳相逐”(《灵枢·胀论》)，“阴争于内，阳扰于外”(《素问·阴阳别论》)等等。这又是阴阳双方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斗争性。这些，都是接近矛盾统一性与斗争性理论的合理观点，是阴阳五行学说中主要的合理内容，具有重要

意义。

(3) 阴阳的消长转化。《内经》认为，阴阳对立斗争，形成运动，表现为消长升降，发展到一定程度双方相互转化。《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动复则静，阳极反阴。”《阴阳应象大论》也说，“重阴必阳，重阳必阴”，“重寒则热，重热则寒”等等，即指此理而言。把事物看成是运动的，把运动看成是可以达到转化的，这在实质上，是接近矛盾转化理论的合理观点。

(4) 物质现象具有相生相克的普遍联系。五行分类是形式，揭示出物质现象相生相克的辩证联系是它的合理内容。《内经》称作“五运”和“相生相胜”，五行和相生相克是后世通用的。相生即相互资生，相克即相互制约。王安石作了精辟解释：“其相生也，所以相继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洪范传》)这是说，有相互资生，才有不断发展变化；又有相互制约，其变化才有规律性。这见解是颇有价值的。

正是阴阳五行学说的上述合理内容，运用到医学上反映了一些重要生理、病理规律，因此在指导临证的历史与现实中具有一定效验。例如，中医按五行学说概括发病规律时，有“五邪所伤”一说。五邪之一是中湿，它指出：“久坐湿地，强力入水则伤肾。”(《难·四十九》)肾主水，肾虚则水泛，会形成水肿。肾虚不纳气，又可能导致肺气虚(虚喘)。“虚则补之”，补火以制水泛，实践证明，用“真武汤”治疗某些肾炎是有肯定疗效的。现代医学证明，某些水肿确是多由肾炎引起(肾性水肿)，而肾炎则是溶血性链球菌感染所致。寒湿，正由于它可以降低机体抵抗力因而为链球菌侵入引起感染造成机会。可见，“寒伤肾”之论，符合某些生理病理规律。又如“五味所走”，《灵枢五味论》说：“咸走血，多食令人渴。”什么机制？原文说：胃属中焦，血脉是中焦之道。因此“咸入于胃”必“注于

脉”，此即谓走血。“血与咸相得而凝，凝则胃中汁注之，注之则胃中竭”，结果“舌本干而善渴”。这是两千年前的见解。现代医学查明：钠入于胃，在小肠吸收人血。血浆中钠通过血管壁进入组织液，导致晶体渗透压升高，使细胞内液外流，结果细胞内脱水而口渴。可见，《五味论》讲的上述多食咸令人渴的“总画面”大致是正确的。再如，《内经》说“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这也是按五行学说概括起来的见解。按此，《难经》提出“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曰治未病焉”。这个肝脾联系，相当现代医学肝与消化机能的关系。现代研究证明：胃肠道之血，全经门静脉流入肝脏。肝病，会出现门静脉循环障碍，而门脉淤血，会影响胃肠道淤血而造成机能减退，即消化酶类产生减少和胃肠蠕动减弱或紊乱等，因而出现饮食不振、恶心、呕吐或腹泻等症状。可见，肝病传脾有其道理，实脾气治未病也是有价值的。综上观之，即使五行学说，也有其需要整理的合理内容，它是应当“扬弃”而不可简单“摒弃”的。

阴阳五行学说的局限：

恩格斯和毛泽东对古代辩证法早有原则性的评价。恩格斯说：“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①毛泽东也指出，“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②。按此，可以说阴阳五行学说的根本局限是在于没有完备理论。

阴阳学说方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页。

首先，它一方面肯定了阴阳的普遍存在是无条件的，另方面又把阴阳的属性规定看作是有条件的。即轻清的、进行性的、温热的等等都属于阳；反之重浊的、退行性的、寒凉的等等都属于阴，而不得反称。这样，对矛盾的普遍性或特殊性都未说透，也就是没有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辩证关系的完备理论。其次，它把阴阳的“平衡”、“调和”看作是正常的，而把它们的“不平衡”、“偏胜”、“偏衰”看作是异常的。不了解由“平衡”到“不平衡”的必然性，因而没有关于阴阳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及其统一的相对性之完备理论。最后，阴阳学说的转化与现代辩证法的转化也不尽同，它在许多情况下，仅限于量的变化或简单反复。如“升已而降”、“降已而升”等等，并没有关于事物内部矛盾主要方面地位变化规律的完备见解，因而阐明不了质的“飞跃”。由于阴阳学说的这些局限，因而用于医学则对许多生理现象的解释说不到底。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这个精辟的论点，正确概括了人的生命过程“总画面”，但却不能表明由“平秘”到“离决”是正常发展，还是异常变化这类“细节”。因为阴阳学说中没有矛盾主要方面地位变化导致事物性质变化的理论，所以说明不了它是必然性。反之，若说是“异常”的，又无法解释正常的人终究能否死亡了。可见，在这两种情况下，阴阳学说都是不能说到底的。

五行学说方面：

首先，关于事物属性的五行分类这种形式，只是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某些联系方面，绝对化的把这“某些联系方面”看作普遍规律则是错误的。例如，把“夏、南、暑、赤”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作为北半球直观结果是有道理的，而在南半球则恰恰相反了。说“水曰润下”并不绝对，在毛管现象条件下，水可以向任何方向运动。“火曰炎上”也不绝对，阳明腑证大便干结，心经有热小便短赤，热象也出现在下部。可见，五行学说的直观性是